

微言大义,催人警醒

□白本 宋淑娜

以史为鉴,可照古今;以人为鉴,可见优劣。稽古思今,中华书局出版译注本《廉吏传》。此书共有两位著者:第一位是宋代费枢,他整理出唐末之前112位清廉官员的相关史料。另一位作者是明代黄汝亨,他又增补元末之前197位清廉官员的生平事迹。

相比费枢,黄汝亨名气更大、见识更广、思考更深。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浙江仁和人,书法家、文学家,四十岁时高中进士,随后步入仕途,政声颇佳,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晚年归隐,寄情山水,热心诗文,著作等身,有《寓庸子游记》《天目游记》《寓林集》《寓林诗》等等。

相似于费枢生存于宋末,黄汝亨生活于晚明。世人皆知,封建王朝进入末代,政坛总是腐朽,官员大多腐败。尤其是晚明史料,笔者作为如皋人,更是深有感触:1.如皋名人——明末冒辟疆加入复社,与贪婪的宦官进行斗争;2.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先生撰有《甲申三百年祭》,反思崇祯一朝的腐朽荒唐。随后,各大解放区的共产党人掀起学习此著的高潮。在苏中解放区,吴天石等人将此书改编为剧本《甲申记》。经过排练,此剧在如皋上演,轰动一时。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入,不少专家提出万历朝的腐朽,已经松动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万历日日怠政,时时贪财,派出太监征收矿税、商税,以致民不聊生。出淤泥而不染,黄汝亨由此积极续写《廉吏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强大,还是弱小,我们都要反思历史。若论此点,黄汝亨的《廉吏传》真是范本。

他的续写,简述不简单,迷你不迷信,对于书中所有传记,有所思考,有所修订,有所创新。尤其是黄汝亨学习司马迁修《史记》,于传后寥寥数笔:短则几个字,长则十来字,略加点评,画龙点睛,可谓微言大义,催人警醒。诸如此类的廉吏传记,打破了读者对于传统清官的认知,促使读者细细品读那些短评,从中受益。对于笔者来说,有两点深深的感触,不可不说:

其一,清廉与名利的关系。官员沽名钓誉,即便无利有名,也算不上真正的清廉官员。若能合理对利,也是清官。书中有例:五穀大夫百里奚,身累不坐车,天热不用伞,全心为国忙碌,赢得美评:“坚忍立功名之士”;西汉王吉好衣好马,但是只用自己的俸禄,成为书中上等廉吏,赢得评语:“衣车鲜明,不畜余财,实廉而不饰名。”

其二,“廉吏”未必是好官,清廉只是考核好官的前提条件之一,还须谨防“廉蠹”。官员职责的终极目标是治理好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诚然,历史上有些官员从不受贿敛财,但为“廉蠹”,祸害百姓,像郅都、牛僧孺等人,或是揣摩上意,推行严法,或是拉帮结派,误国误民。

《廉吏传》微言大义,催人警醒,值得品读。

547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我个人喜爱唐代以后的作品。读唐以前的东西,不易“读进去”,不易产生“审美愉悦”,读唐以后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对前者,我更多是当作“文本”来读,而对后者,我可以同时当作“文本”和“文学”来读。

这并非是我对更古老的时期较为生疏的缘故。事实上,在相当长时期里,我阅读和研究的重心是放在上古时代的,但对于《诗经》《离骚》,我也只是将之作为“史料”来研读的。

现在想来,造成我的审美反应差异

的,有形式因素(比如我更喜爱近体诗,即格律诗),有词语因素(词汇越是古老,相对越难理解),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文学体系”的变迁。唐诗、宋词,人尽皆知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但不唯如此,我还觉得,相对于此前的文学,唐宋还是一个转折、一个跨越、一个断裂,也就是一个“范式”的转换——后世的文学在形态上奠定于此时,我们的审美性格也正生成于这一“文学体系”之中,如此,我们对于唐诗、宋词当然如鱼在水,更容易相悦以解;反之,中古以前的作品已属于另一个“文学体系”,在精

神上已隔一层,就像南方人看赵本山、北方人看港产片,终究是不那么容易会心一笑的。

现代史家雷海宗曾提出一个“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论”,认为中国古代史有两个周期,中古以前是第一周期,中古以后是第二周期。这一扼要的历史划分,我以为比任何一种历史分期法都更合理,是符合中国历史大势的。而我对古典诗词的审美感受,恰好就跟这个中国文化的“二周”论相呼应、相契合:我们身处于这个中国文化的第二周期里,当然会对这一周期里的作品更有共鸣啦!

反读书记(二零零)

□胡文辉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二零



新书快递

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

赵元任摄 赵新那、黄家林整理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的先驱赵元任先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及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他是一位自拍达人,以拍照的方式,保留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多达数千张的影像资料。这些照片一方面记录下赵元任先生治学的一生,一方面也为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留下了生动的视觉记录。

什么是书籍史

[英]詹姆斯·雷文著 孙微言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对方兴未艾的书籍史领域进行了一场新鲜且富有启发性的探索。作者不仅探讨了全球范围内书籍史研究的范围、起源和方法,而且通过讨论有待深究和全新阐释的分期与主题来展望书籍史的走向,从而为研究世界各地区和各时期的书写、印刷、传播和阅读提供了指南。该书不仅阐明了书籍史领域的进

展、优势和不足,还力图展现书籍史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全球性,以及书籍史如何开拓社会史和知识史领域的新视野。

徐志摩年谱

章景曙、李佳贤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对现代诗人徐志摩一生的生活、工作及创作进行了整理记录,反映其思想的发展变化和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产生的影响,是迄今最为详细的徐志摩年谱。

最喜小儿无赖:
一个北大博士妈妈的育儿手记

费冬梅著
语文出版社

本书为北大文学博士费冬梅女士的教育观察手记集结,以日记体的形式真实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及一个新手妈妈对幼儿教育思考。文字活泼有趣,详细记录了孩子从出生到六岁的生活点滴,特别是孩子在语言发展方面(说话、阅读、写话等)的变化,读来童趣十足。

钱锺书的那些“年”(一)

□钱之俊

钱锺书先生1910年11月21日出生,1998年12月19日去世,享年88岁。在中国人的一般观念里,这也是高寿,大可不必悲伤。默存先生一生过了87个农历新年,最后一个未及赶上。从呱呱幼儿到风华少年,到挥斥方遒之中年,再到沉沉暮年,默存先生一生所历之“年”中,有些影响至大,有些使其铭骨难忘……

钱锺书得以认识民国诗坛大佬、“同光体”大诗人陈衍,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当时就有诗信往来,常得其指教。这其中,那年除夕的一次面谈,尤为重要。那是“二十一年阴历除夕”,1933年1月25日,钱锺书陪陈衍在苏州胭脂桥寓所守夜度岁。他为何巴巴地要到苏州和一个老人度岁呢,因为女友杨季康在苏州。这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的最后一个寒假,正与杨季康身处热恋之中。

“王千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石遗问道。

“想是矮子。”锺书对曰。

“何以知之?”丈笑曰。

“忆王死,沪报有滑稽挽诗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揣而得之。”

“是矣。”……(《石语》)

这显然是一次极其轻松欢愉的交谈,老先生当然不会料到谈话会被记录甚至公之于世,故无所顾忌,恣意月且当世文人学者的道德文章和言行逸事,大学生钱锺书再附和补充,不亦快哉。

1937年7月8日,陈衍于福州病逝。钱锺书有挽诗抒怀,念念不忘,感其当年推崇、宠爱之谊。1938年2月,钱锺书已从伦敦转到巴黎求学,仍对石遗老人心有记挂,暇余回想当年苏州夜话(“二十一年阴历除夕”),竟提笔成奇书——《石语》。“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丈招予度岁,谈讌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石语》)

《石语》篇末钱锺书附记:“丈先后赠余诗三首,其二藏家中,遭乱,恐不可问,仅记一联云:‘仍温同被榻,共对一炉灰。’盖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也。”“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是1935年2月3日,按钱锺书的回忆,陈衍时隔一年后,又一次招他去苏州度岁。但从后来《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看,这一年除夕陈衍似乎仍是在老家福州过的。(窈瑞敏《1934年除夕钱锺书是和陈衍在苏州度岁的吗?》)疑冰莫涣。